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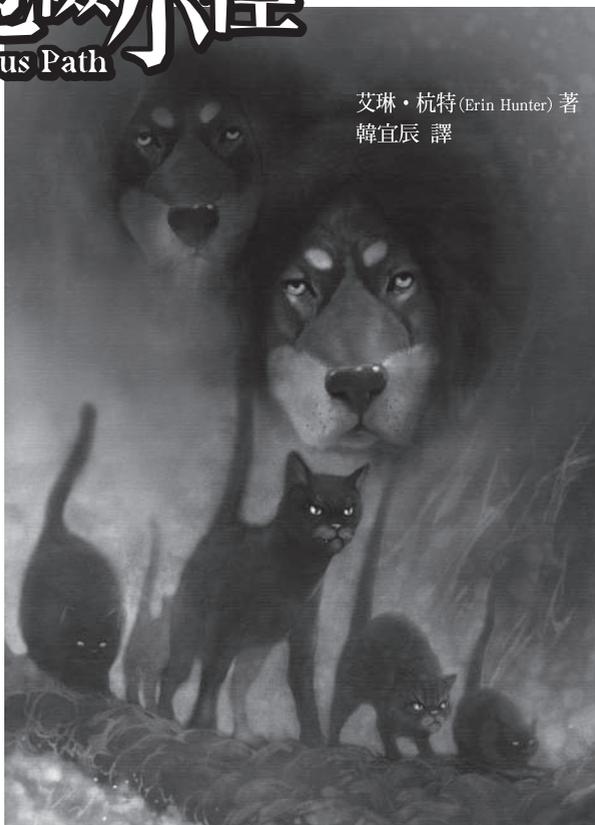
WARRIORS  
貓戰士

首部曲之V

危險小徑

A Dangerous Path

艾琳·杭特 (Erin Hunter) 著  
韓宜辰 譯



晨星出版

獻給真正的棘掌

特別感謝基立·鮑德卓



見習生 （六個月大以上的貓，正在接受戰士訓練）

疾掌：黑白花公貓。

雲掌：白色的長毛公貓。

亮掌：母貓，白毛中攙雜薑黃色的毛。

刺掌：金棕色的公虎斑貓。

蕨掌：淺綠色眼睛、淡灰色帶深色斑點的母貓。

灰掌：深藍色眼睛、淡灰色帶深色斑點的公貓。

貓后 （懷孕或照顧幼貓的母貓）

霜毛：一身美麗的白毛、藍眼珠。

斑臉：漂亮的虎斑貓。

金花：有淡薑黃色的毛。

斑尾：淺白色的虎斑貓，是最年長的貓后。

柳皮：淡灰色的母貓，有特別的藍眼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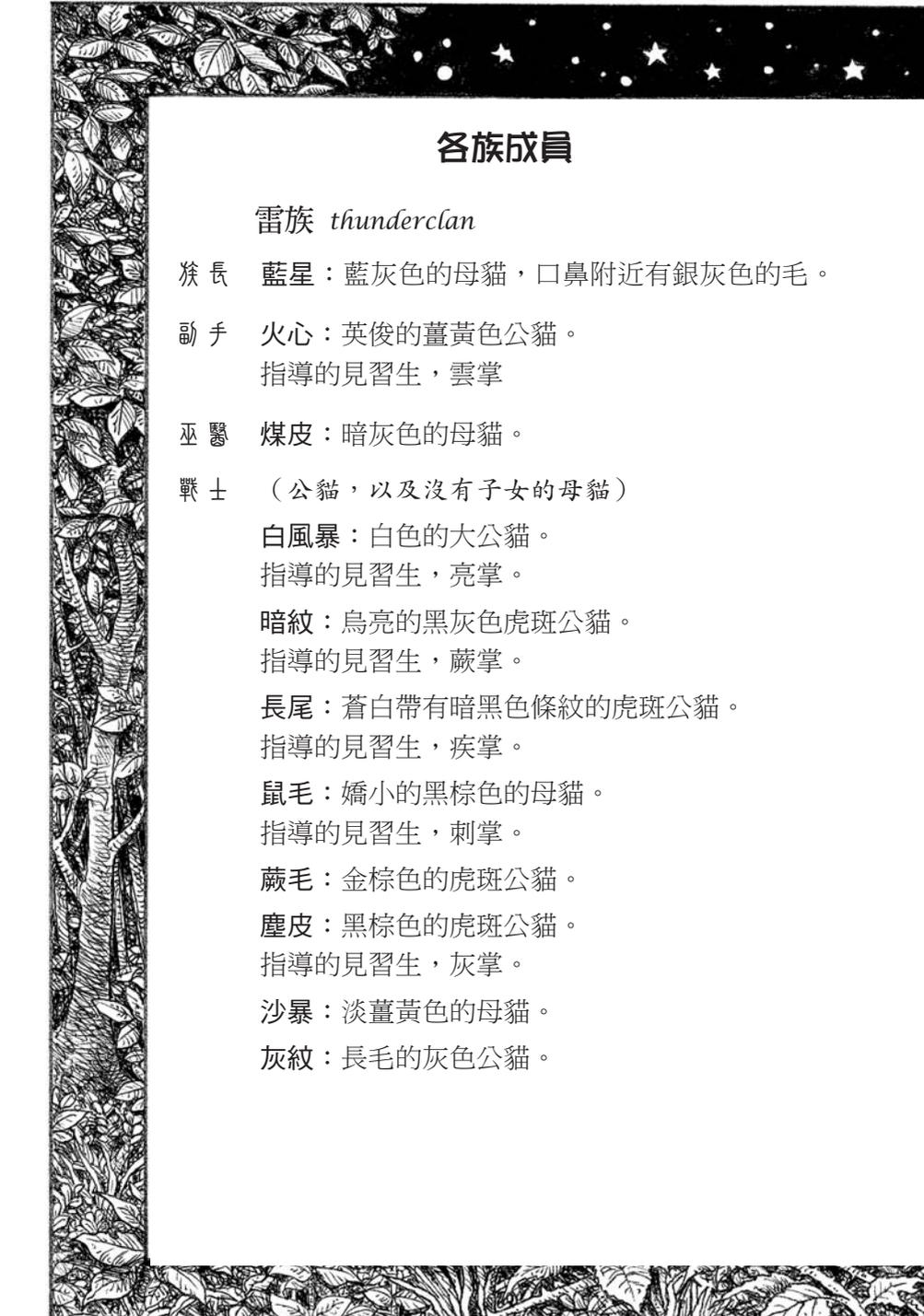
長老 （退休的戰士和退位的貓后）

獨眼：淺灰色母貓，是雷族裡最年長的貓，已經  
又盲又聾。

小耳：灰色公貓，耳朵很小，是雷族裡最年長的  
公貓。

花尾：有著可愛花紋的母貓，年輕時很漂亮。





## 各族成員

### 雷族 *thunderclan*

族長 藍星：藍灰色的母貓，口鼻附近有銀灰色的毛。

副手 火心：英俊的薑黃色公貓。  
指導的見習生，雲掌

巫醫 煤皮：暗灰色的母貓。

戰士 （公貓，以及沒有子女的母貓）

白風暴：白色的大公貓。  
指導的見習生，亮掌。

暗紋：烏亮的黑灰色虎斑公貓。  
指導的見習生，蕨掌。

長尾：蒼白帶有暗黑色條紋的虎斑公貓。  
指導的見習生，疾掌。

鼠毛：嬌小的黑棕色的母貓。  
指導的見習生，刺掌。

蕨毛：金棕色的虎斑公貓。

塵皮：黑棕色的虎斑公貓。  
指導的見習生，灰掌。

沙暴：淡薑黃色的母貓。

灰紋：長毛的灰色公貓。



風族 *windclan*

族長 高星：黑白花公貓，尾巴很長。

副手 死足：黑色公貓，一隻前掌扭曲。

巫醫 吠臉：棕色公貓，尾巴很短。

戰士 泥爪：毛色斑駁的黑棕色公貓。

網足：暗灰色的虎斑公貓。

一鬚：棕色虎斑公貓。

指導的見習生，金雀掌。

裂耳：虎斑公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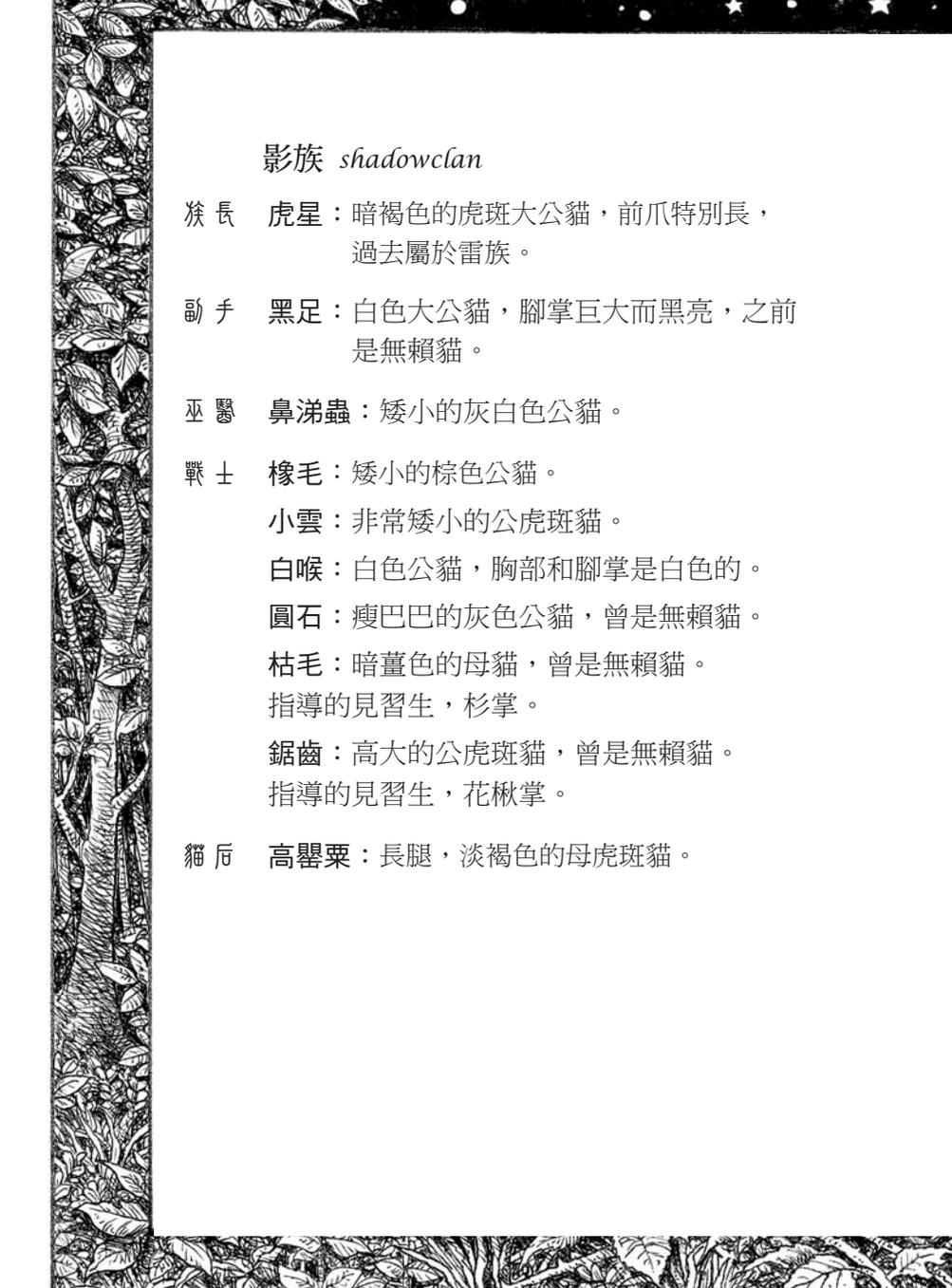
流溪：淡灰色斑紋的母貓。

貓后 灰足：灰色貓后。

晨花：玳瑁貓。

白尾：嬌小的白色母貓。





## 影族 *shadowclan*

族長 虎星：暗褐色的虎斑大公貓，前爪特別長，過去屬於雷族。

副手 黑足：白色大公貓，腳掌巨大而黑亮，之前是無賴貓。

巫醫 鼻涕蟲：矮小的灰白色公貓。

戰士 橡毛：矮小的棕色公貓。

小雲：非常矮小的公虎斑貓。

白喉：白色公貓，胸部和腳掌是白色的。

圓石：瘦巴巴的灰色公貓，曾是無賴貓。

枯毛：暗薑色的母貓，曾是無賴貓。  
指導的見習生，杉掌。

鋸齒：高大的公虎斑貓，曾是無賴貓。  
指導的見習生，花楸掌。

貓后 高罌粟：長腿，淡褐色的母虎斑貓。



其他族的貓 *cats outside clans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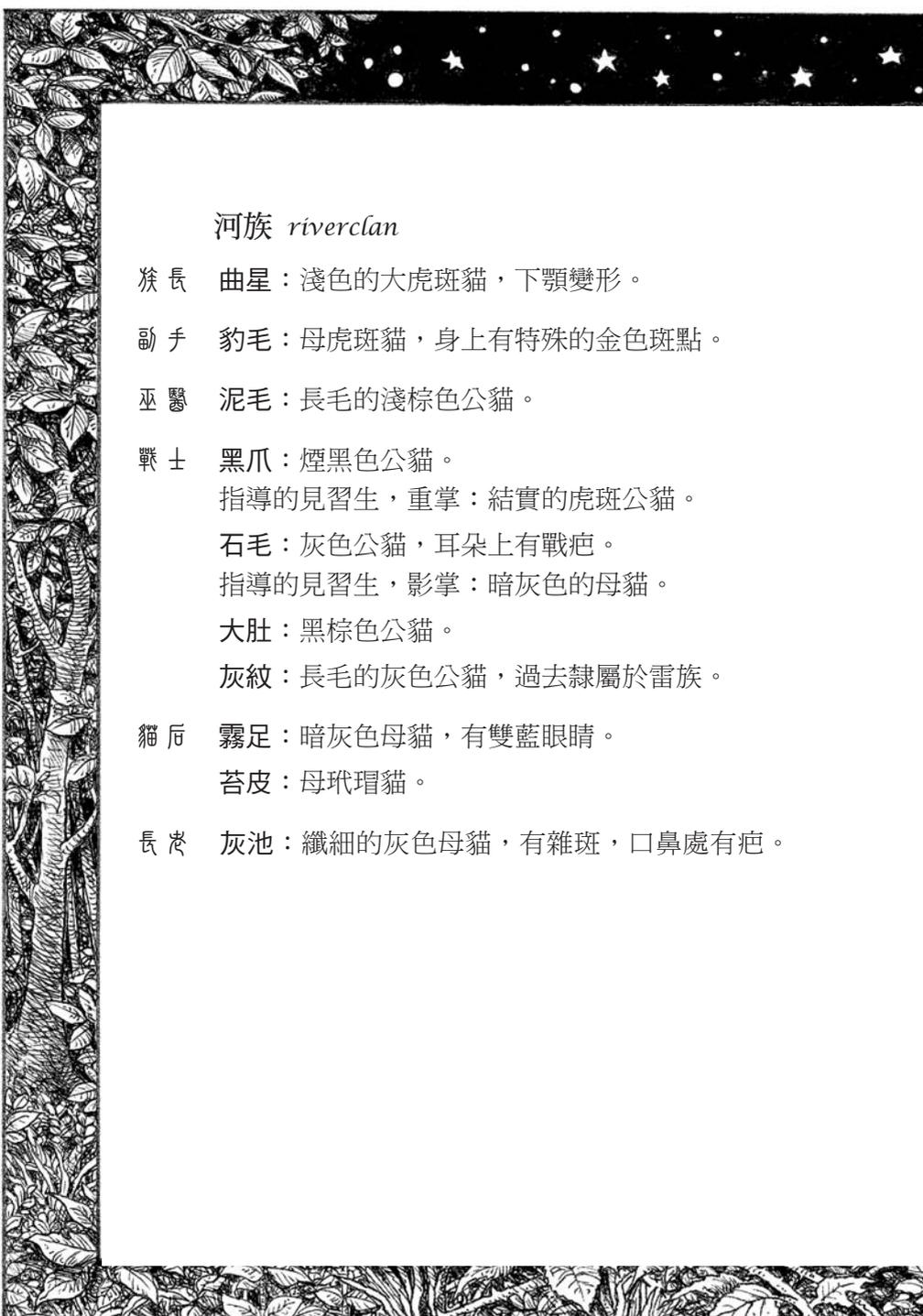
大麥：黑白公貓，住在靠近森林的一座農場上。

公主：淺棕色虎斑貓，胸口和掌上有亮白色的毛，是寵物貓。

烏掌：烏溜溜的黑色大貓，尾巴尖端是白色，與大麥共住在農場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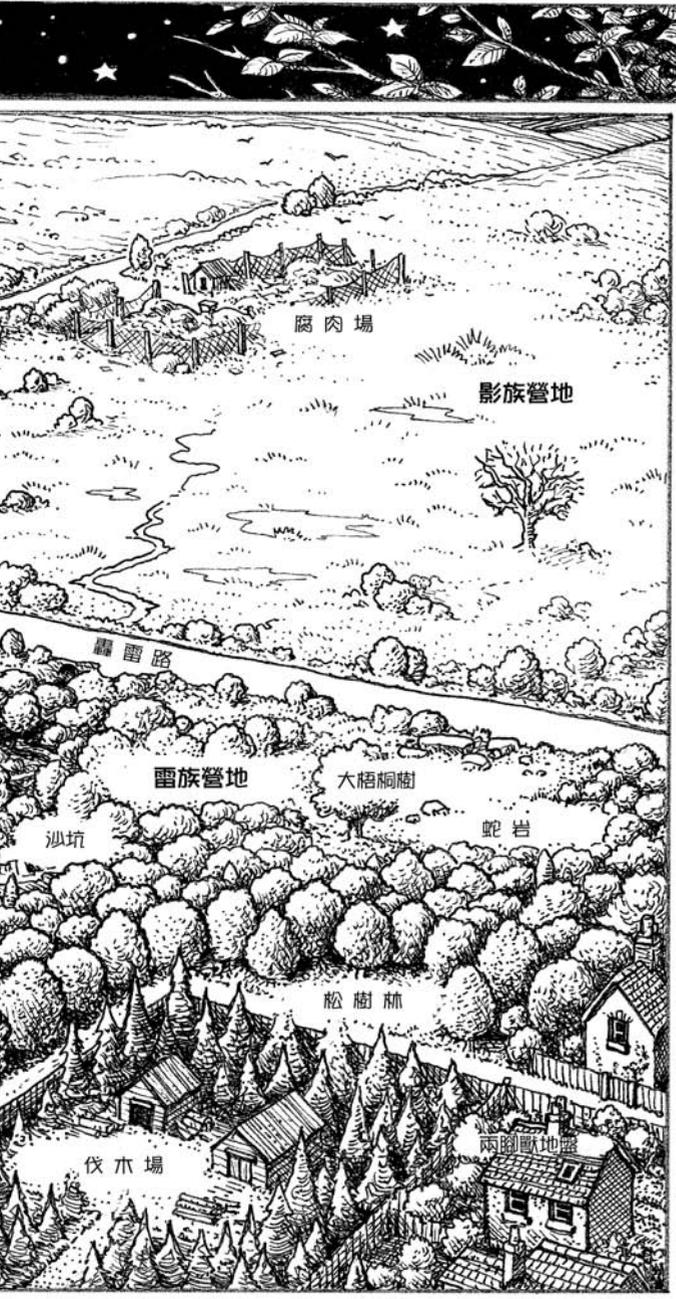
髒點：友善的黑白胖貓，住在森林邊緣的一棟小屋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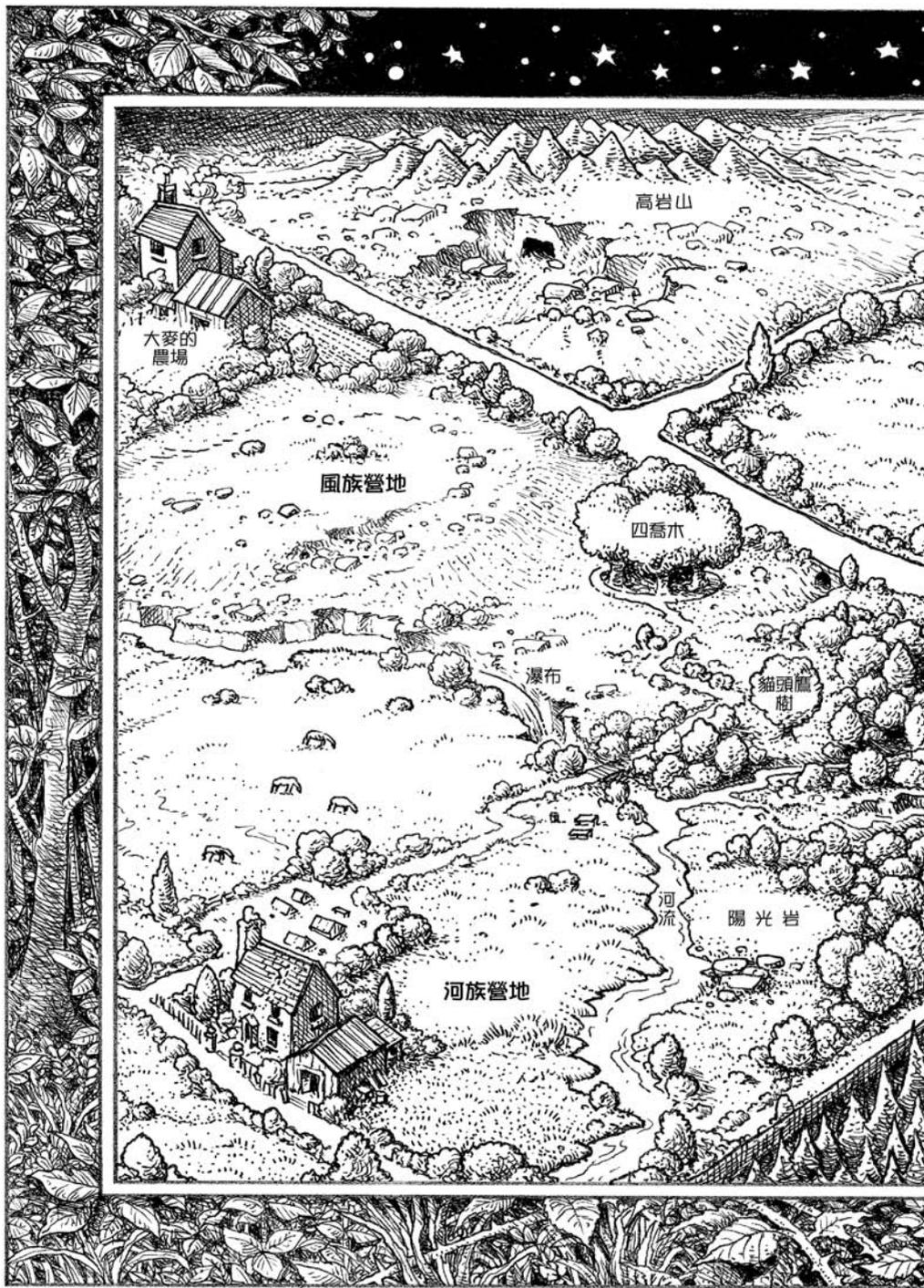




## 河族 *riverclan*

- 族長 曲星：淺色的大虎斑貓，下顎變形。
- 副手 豹毛：母虎斑貓，身上有特殊的金色斑點。
- 巫醫 泥毛：長毛的淺棕色公貓。
- 戰士 黑爪：煙黑色公貓。  
指導的見習生，重掌：結實的虎斑公貓。  
石毛：灰色公貓，耳朵上有戰疤。  
指導的見習生，影掌：暗灰色的母貓。  
大肚：黑棕色公貓。  
灰紋：長毛的灰色公貓，過去隸屬於雷族。
- 貓后 霧足：暗灰色母貓，有雙藍眼睛。  
苔皮：母玳瑁貓。
- 長老 灰池：纖細的灰色母貓，有雜斑，口鼻處有疤。





高岩山

大麥的  
農場

風族營地

四喬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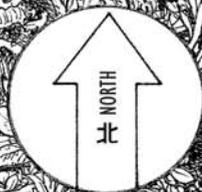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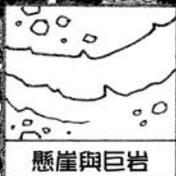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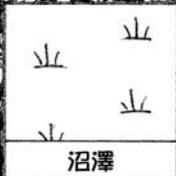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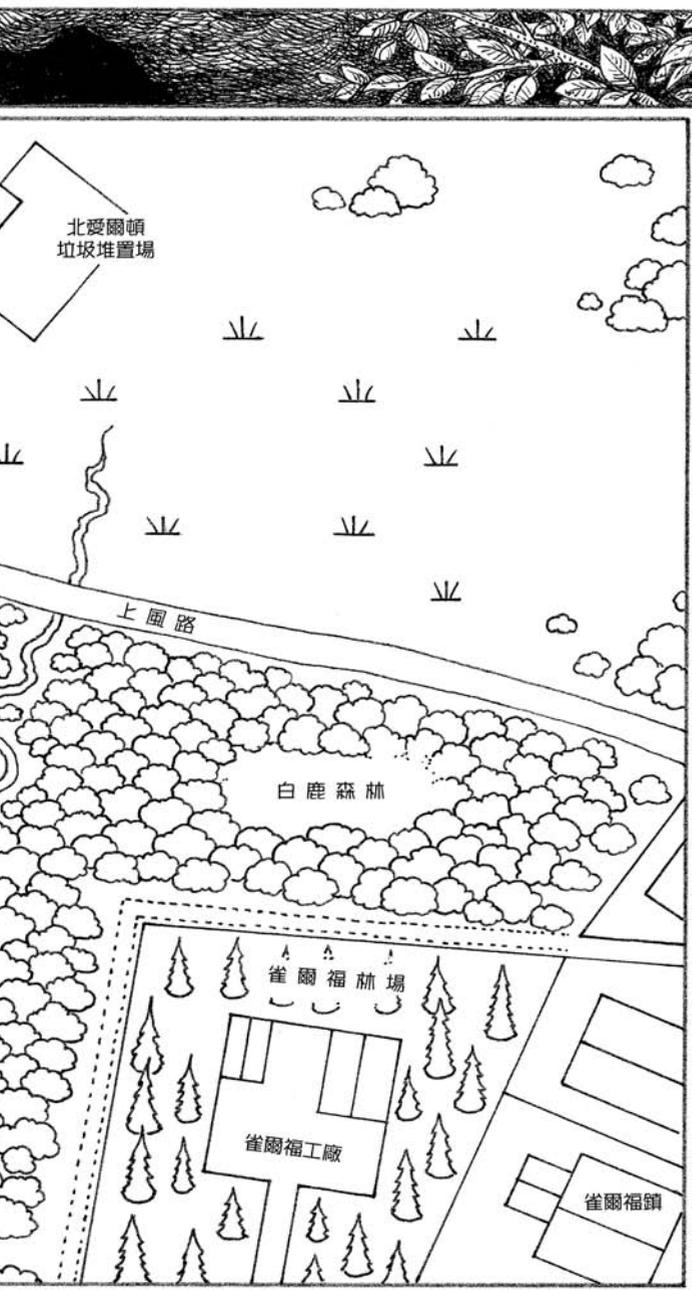
瀑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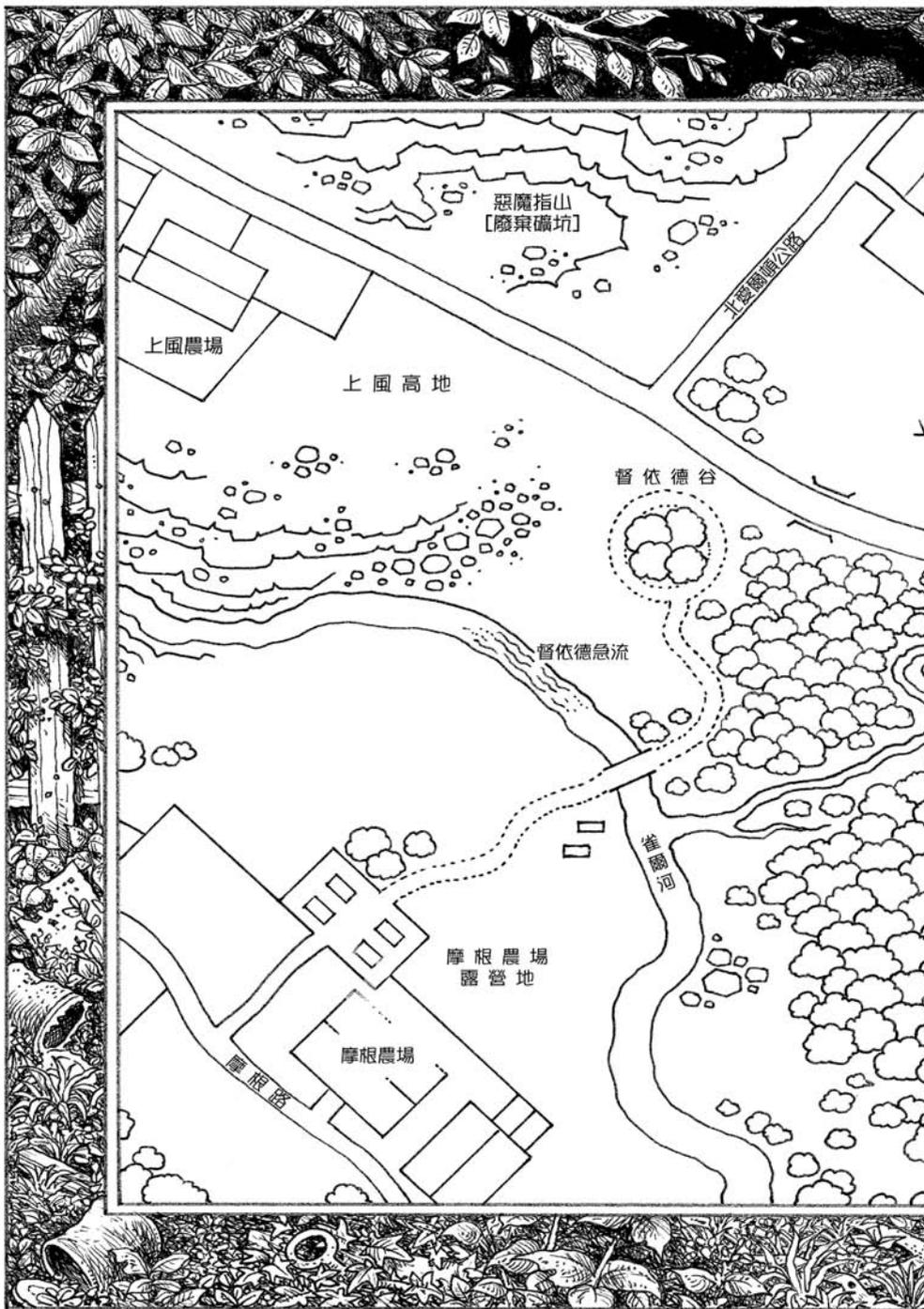
貓頭鷹  
樹

河流

陽光岩

河族營地







## 序章

**活**動狗舍裡一片黑暗。首領聽見爪子刮磨的聲音，也感覺得到身旁狗兒光滑的皮毛，

但牠什麼也看不到。狗的氣味充溢牠的鼻端，除了那股氣味之外，還有森林燃燒的焦味。

首領不安地在震動的地上坐下，直到活動狗舍停止跳動。外面有人的聲音，牠聽得懂裡面的幾個字。「火……注意……看緊狗。」

首領嗅到人類害怕的氣味，那裡面還混雜著剛砍下的木頭又澀又甜的味道。牠記得昨晚來過這裡，還有前天晚上和超過四隻腳掌所能數出的幾個夜晚。牠跟這群狗一起在這座院子裡搜尋，嗅聞入侵者的氣味，隨時準備把他們趕走。

首領輕聲咆哮，縮起嘴唇露出一口利齒。這群狗夥伴很健壯，牠們能跑能殺，渴望溫熱的鮮血，和獵物臨死前驚恐的氣味。但牠們卻被關了起來，吃著人類丟來的食物，服從人類的命令。

首領用有力的四隻腳站了起來，以牠那顆巨大的黑褐色頭顱猛撞大門，弄出咯咯聲響。牠提高聲音吠叫，在狹窄的空間裡叫聲顯得格外洪亮。「出去！大夥兒出去！現在出去！」

狗群裡的其他狗也加入叫喊。「出去！快跑！」

彷彿在回應牠們似的，活動狗舍的幾扇門砰地飛開。星光下，首領看到有人站在那裡，吼著發號施令。

首領第一個往下跳，跳向靠近院子中間一落堆疊起來的木頭。牠的腳掌落地時，揚起一陣煙塵，其他狗的黑棕色身體也跟著湧過來。「跟過來！跟過來！」牠們吠叫著。首領一步也不停地，沿著隔開牠們與森林的圍籬奔跑。圍籬外，燒斷了的樹幹不是東倒西歪，就是橫躺在地。更遠處，有一排仍然完好的樹木，在微風中簌簌作響。

枝葉濃密的陰影裡，飄來充滿誘惑的快感。狗兒身上的肌肉繃緊。在那座食物豐盛的森林裡，狗群可以自由自在地奔跑，不會有人給牠們拴上鍊子，也不會有人發號施令。牠們可以随心所欲地吃，因為牠們會是最強壯也最兇猛的一群。

「自由！」領頭的狗吠著，「追求自由！馬上自由！」

牠走上圍籬，鼻子緊貼著網格的接合處，用力把森林的氣味吸進肺腔裡。這裡面有很多牠從沒聞過的氣息，但其中一個牠卻很熟悉，那氣味比什麼都強烈，既是仇敵，也是食物。

是貓！



夜晚降臨了，一輪滿月映照出焦黑樹木上光禿禿的枝條剪影。黑暗中，狗群來回走動，夜裡只有牠們深黑的影子。腳掌輕巧地踩進塵土和木屑之間，光亮的皮毛下是起伏的肌肉。牠們的眼睛閃著光，嘴巴張開，露出利齒，垂出舌頭。

首領沿著圍籬下方嗅了嗅，尋找院子對面某個特別的地方，遠離人的夜晚居所。三個晚上前，牠發現從圍籬下方通往外面的一個狹洞，牠立刻知道，這會是狗群通往自由的路徑。

「洞。洞在哪？」牠吼著。

然後牠看到一個地方，院子裡的地上有個凹陷。一隻巨大的腳掌扒著那裡的土。牠抬起頭對牠的追隨者吠叫。「這裡。洞，洞。這裡。」

「挖大點，洞再大一點，」首領向牠們保證，「可以很快逃掉。」

拿出那精瘦強壯軀體裡的力氣，牠又開始扒土。泥土四散，洞在網格編結的圍籬下愈來愈寬、愈來愈深。其餘的狗擠動著，嗅著隨夜晚空氣飄來的森林氣味。想到將牙齒深陷進活生生獵物的溫暖身體，牠們嘴角淌下口水。

首領停止了動作，豎起雙耳聆聽是不是有人過來查看。但並沒有那人的蹤影，他的氣味也在很遠的地方。

首領壓低身體貼緊地面，鑽進洞穴。籬笆底部磨過牠的皮，狗兒用力踢動後腳推自己向前，牠終於爬到了外頭，站在森林裡。

「自由了，」牠吠著，「來吧！來吧！」

隨著每隻狗奮力鑽過，那個洞也愈來愈深。狗兒站到首領身邊，在燒得焦黑的樹木之間來回走動，把口鼻探進樹根上的洞，雙眼閃著冰冷的火焰，望著那片黑暗。

「等最後一隻狗也從圍籬下方出來，首領抬起頭，發出一聲勝利的吠叫。「跑啊，大夥自由了。快跑吧！」

牠掉頭朝樹林衝去，強健的肌肉以平滑的韻律移動著。狗群在身後高叫，黝暗的身影閃過夜晚的森林。**大夥兒，大夥兒，牠們想著，大夥兒快跑。**

整個森林都是牠們的，牠們腦中也只有一個直覺。「殺！殺！」



## 第一章

火心仰頭望著站在巨岩上方的影族新族長，在不敢置信與憤怒中豎起身上的毛。他看著那隻貓龐大的頭顱左右轉動，肌肉在光鮮的毛皮下起伏，一雙琥珀色的眼睛似乎閃著勝利的

的光。

「虎爪！」火心不屑地說。他的宿敵——那隻貓不只一次想殺掉自己——現在成了森林裡最有權力的貓之一。

滿月高高爬升到四喬木的上方，清冷的月光照耀著聚集在下方集會的四個貓族。聽到影族族長夜星的死訊，大家全都很震驚，但卻沒有一隻貓想得到，影族的新族長竟然是雷族前任副族長虎爪。

火心身旁的暗紋興奮得全身僵硬，雙眼發亮。火心猜不透這位黑毛的族貓腦中究竟在想什麼。虎爪被逐出雷族時，曾經力邀他的老朋友一起走，但暗紋卻拒絕了。他對當初的決定後悔了嗎？

火心看到沙暴左彎右拐地繞過其他貓朝自己走來。「怎麼回事啊？」這隻淡薑黃色的母貓在火心耳邊噓聲發問，「虎爪不能領導影族啊，他是叛徒！」

火心遲疑了一會兒。他加入雷族沒多久，就發現虎爪謀殺了當時的副族長紅尾；沒想到虎爪當上了副族長後，又帶領無賴貓偷襲雷族，想謀害族長藍星，篡奪她的位置。他得到的懲罰就是被逐出雷族和森林。這對任何貓族的族長來說，都不是一件光采的往事。

「可是影族什麼都不知道，」火心壓低聲音提醒沙暴，「其他貓族也是。」

「那你就告訴他們啊！」

火心抬頭望了高星和曲星一眼。巨岩上，風族和河族的兩位族長一左一右地站在虎爪身邊。如果他把自己知道的事說出來，他們聽得進去嗎？影族在碎尾殘暴的領導下吃盡苦頭，之後又被惡疾入侵，只要這位新族長能讓影族再度強盛起來，他們大概不會在乎他的過去。

另一方面，火心又有一種愧疚的安心。虎爪終於在別族滿足了他權力的渴望，也許現在雷族不必再擔心他會發動攻擊了，以後火心在森林裡走動時，也不必再時時回頭、東張西望了。

雖然他努力想克制住這互相矛盾的情緒，卻也知道自己不能就這樣縱容虎爪的野心。

「火心！」他轉頭看到雲掌，那身白色長毛的見習生正快步朝他走來，身後跟著瘦小卻結實的黑棕色戰士鼠毛。「火心，你就光站著不動，準備讓這坨狐狸屎掌控一切嗎？」

「安靜，雲掌，」火心下令，「我知道。我會——」

他的話只說了一半，虎星已開始走向巨岩前方。

「今晚我很高興能來到這裡，跟各位一起參加大集會。」大虎斑貓低沉的聲音充滿威嚴，

「我以影族新族長的身分，站在各位面前。夜星死於奪走我族多條性命的惡疾，星族已經指派我當他的繼承人。」

黑白相間的風族族長高星轉向他。「歡迎你，虎星，」說完恭敬地點點頭，「願星族與你同在。」

曲星喵聲表示贊同，新任的影族族長也愉悅地點頭回禮。

「感謝兩位族長的祝福，」虎星回答，「能跟兩位一起站在這裡是我的榮幸，只不過我寧可不是在這種情況之下。」

「等一等，」高星打斷他的話，「這裡應該有四位才對。」他凝望著下方的群貓。「雷族族長在哪兒？」

「去吧。」火心感覺被推了一下，轉頭看到白風暴也跟其他雷族戰士站在一起，「你代替藍星前來，沒忘記吧？」

火心朝他點點頭，但突然說不出話來。他隆起身上的肌肉準備跳躍，一會兒就爬到了巨岩頂端，站在其他三位族長身邊。一時間，全然陌生的視野讓他屏住了呼吸。腳下的山谷似乎離他很遙遠，月光從四棵大橡樹的枝椏間灑下來，光影在群貓身上不停地變換形狀。看到無數隻眼睛裡反映的蒼白的光，火心不禁打了個寒顫。

「火心？」高星的聲音令他抬起頭，「怎麼是你來？藍星出了什麼事？」

火心恭敬地低下頭。「我們族長在森林大火中吸進了太多濃煙，還沒有完全康復，所以不克前來。但她很快就會復原，」他急切地加了句，「情況並不嚴重。」

高星點點頭，只聽見曲星暴躁地開口：「到底要不要開始啊？簡直是浪費月光。」

不等回答，這隻淺色虎斑的河族族長就發出大集會即將開始的吼叫。等下方群貓的私語聲漸漸平息後，他才開口：「各族的貓，歡迎參加大集會。今晚我們有一位新族長，虎星。」他揮動尾巴，指了指那位體型龐大的戰士。「虎星，你可以發言了嗎？」

虎星彬彬有禮地對他點頭表示感謝，踏步上前，對聚集的貓群說話。「我站在各位面前，是出於星族的意願。夜星是高貴的戰士，但他年事已高，無力對抗病魔。他的副族長煤毛也已亡故。」

聽到他的話，火心不安地豎起全身的毛。在慈母口與星族談話後的族長都會獲得九條命，而夜星在幾個季節以前才剛當上族長。他的九條命怎麼了？在影族地盤流行的傳染疾病難道真的這麼厲害，能夠一次奪走九條命？

火心望著下方，看到影族巫醫鼻涕蟲垂著頭坐著。火心看不到他的臉，但從他弓著背的姿勢不難看出，他依舊十分悲傷。知道自己盡了全力也不能拯救族長，一定很難過吧，火心想。

「在影族最困頓的時候，星族把我帶給了他們，」虎星在巨岩頂端繼續說，「撐過那場疾病活下來的貓很少，無法替哺育中的貓后和長老狩獵，也無法自我防衛，更沒有足以擔任領導的戰士。然後星族傳遞一個預兆給鼻涕蟲，說另一位偉大的族長將出現。我在此對所有戰士祖先發誓，我將成為那位族長。」

從眼角餘光，火心注意到鼻涕蟲不安地挪動著。不知為何，提到預兆時他好像很不高興。火心突然明白自己的任務更艱難了。如果真有預兆，那麼允許虎星當上影族族長，肯定是

星族的決定，無論是火心或其他貓，都沒有權利質疑。他現在能說什麼，才不會聽起來像在反對戰士祖先們的意願呢？

「感謝星族，」虎星繼續說，「我還帶來了其他願意為這個新族狩獵與戰鬥的貓。」

火心很清楚虎星指的是誰——那群偷襲雷族的無賴貓！他在巨岩下方就看到其中一隻，那隻黃色大公貓把尾巴盤在腳掌上端坐著。上次火心看到他的時候，他正在跟斑臉戰鬥，還想衝進雷族的育兒室。諷刺的是，有些無賴貓原來就是影族貓，支持過那位暴君族長碎星，後來雷族協助被迫害的影族，把這些貓跟那位族長一起趕了出去。

高星踏前一步，帶著懷疑的眼神。「碎星的盟友就跟他一樣，都是殘暴凶狠的貓。應該讓他們回到貓族嗎？」

火心了解高星的疑慮，因為正是這群貓把風族從他們的領土上趕走，害風族差點滅亡。他猜想，不知道有多少影族戰士也同樣擔憂。畢竟，影族在那位殘忍好殺的族長領導下，吃過的苦頭並不比風族少。他很驚訝他們竟會接納這群惡棍。

「碎星的戰士們服從他，」虎星鎮靜地回答，「你們之中有誰不會為自己的族長這麼做？戰士守則說，族長的話就是法律。」他舔了舔嘴邊，繼續說道：「這些貓過去效忠碎星，現在效忠的是我。碎星的副族長黑足，現在正是我的副族長。」

高星仍一臉懷疑，但虎星堅定地迎向他的目光。「高星，你有權憎恨碎星，他曾嚴重地傷害了你們一族。但讓我提醒你一句，把他帶進雷族照顧並不是我的決定。從一開始我就極力反對，但當藍星堅持要收容他時，對族長效忠就代表我必須支持她。」

風族族長遲疑了一會兒，然後點了點頭。「沒錯。」他說。

「所以我請求你信任我，給我的戰士們一個機會，證明他們能夠遵守戰士守則，與他們對影族的忠誠。在星族的輔助下，我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讓影族再度強壯起來。」虎星這樣立誓。

或許，火心滿懷希望地想，既然虎星的野心得到了滿足，他真的會成爲一個偉大的族長。他剛才說應該給惡棍第二次機會，或許虎星自己也是一樣。可是火心全身的毛仍然豎立著，他還是想讓虎星知道，雷族絕不會成爲他的囊中物。

火心沉浸在自己的思緒裡，完全沒注意到虎星對群貓的發言已經結束了。

「火心？」高星說，「你現在要發言嗎？」

火心緊張地嚥下口水，走上前，腳下的岩石冰涼平滑。他看見下面的沙暴和其他雷族貓都滿懷期待地望著自己；那隻淡薑黃色的母貓崇敬地凝望著他。

覺得受到鼓勵的火心開始發言。他不想假裝雷族領土並沒有被最近的大火破壞，但他也不願意給別族有「雷族很虛弱」的印象。河族的副族長豹毛專心地聆聽著，火心看到她眯起雙眼，好像在仔細評估他的每一句話。河族協助雷族從大火中脫逃，沒有誰比豹毛更清楚他們有多脆弱。

「幾個黎明之前，」火心報告，「大火從林地開始延燒，橫掃我們的領土。半尾和斑皮死了，雷族尊敬他們；我們尤其尊敬黃牙，因為她特地回到火場去找半尾。」他低下頭，幾乎無法抵擋對這隻老巫醫的回憶。「我在她窩裡找到她，臨終時我在她身旁。」

群貓中突然傳出驚慌的哀嚎。不只雷族有理由爲黃牙的死悲痛，火心注意到鼻涕蟲筆直地

坐著，悲傷地望向天空。他曾是黃牙的見習生，那時黃牙還是影族的巫醫，碎石也還沒把她趕出去。

「我們的新巫醫是煤皮，」火心繼續說，「藍星還因為吸入煙霧而不舒服，但她已在慢慢復原。我們的小貓都沒受傷，重建工作也已經開始了。」他並沒提到那塊燒焦的林地上食物少得可憐，也沒提到即使他們努力重建圍牆，領土仍缺少隱蔽，隨時可能被入侵。「我們必須感謝河族，」他又說，尊敬地看了曲星一眼。「在大火時，他們收容了我們。沒有他們的幫忙，我們會有更多貓傷亡。」

曲星點頭接受了他的致謝，火心忍不住又往下看了豹毛一眼。河族副族長琥珀色的目光依舊停在他身上。

稍做了深呼吸，火心轉向虎星。「星族允准了你的族長職位，這點雷族接受，」他說，「你的追隨者以前是無賴貓，成天在森林裡遊蕩，向四個貓族竊取食物，現在他們能擁有自己的族是件好事。我們相信他們會謹守戰士守則，留在自己的領土上。」他彷彿看到虎星眼中露出一絲驚訝，然後又堅定地說道：「但我們絕不容許你們以任何形式入侵雷族領土。雖然發生過那場火災，我們依然堅強，足以驅走任何闖入雷族邊界的貓。我們絕對不會害怕影族。」

幾聲贊同的吼叫從下方的雷族戰士中響起。虎星輕輕點了個頭，以只有巨岩上的貓能夠聽見的低沉嗓音說：「話說得很勇敢，火心。你不必擔心影族。」

火心希望自己能夠相信他。他低頭答禮，從巨岩退下，身上的毛也放鬆了，他發言的時間終於結束了。他聆聽高星和曲星報告他們兩族的消息——有幾位新的見習生和戰士，並警告河

邊又多了幾隻兩腳獸。

集會的正式部分結束後，火心跳下岩石，回到下方的雷族戰士群裡。

「你說得很好。」白風暴說。沙暴用閃亮的眼睛凝視著火心，把臉埋向他的頸間。

火心在她臉頰上迅速舔了一下。「該走了，」他說，「去道別吧。如果有貓問起，就告訴他們雷族很好。」

空地上，聚集的貓群開始分散，四支貓族都準備離開。四處張望的火心尋找他剩下的戰士；他看到一個熟悉的藍灰色身影，於是走到山谷另一端去找她。

「嗨，霧足，」他說，「妳好嗎？灰紋怎麼樣？我今晚沒看到他。」

灰紋是火心在雷族交到的第一個朋友，他們一起受過見習生訓練；但後來灰紋與一位年輕的河族戰士銀流墜入愛河，她在生下灰紋的孩子之後死亡。後來灰紋離開雷族，跟孩子們一起去了河族，儘管已經過了幾個季節，火心仍然想念他。

「灰紋沒來。」河族貓后坐下，尾巴整齊地盤在腳上，「豹毛不讓他來。他在大火時的表現讓她很生氣，她還說他心裡其實還是效忠於雷族的。」

火心必須承認豹毛或許是對的。灰紋問過藍星能不能回雷族，但她拒絕了。「那他還好嗎？」火心再問了一遍。

「他很好，」霧足說，「孩子們也都好。他要我問問你們在大火之後過得如何。你剛才說藍星的病情不重，對嗎？」

「對，她很快就會好起來。」火心想說得更有自信些。藍星的確逐漸從吸入濃煙的影響中

復原，但這幾個月來，這位雷族族長的心智卻像蒙了層霧。她開始懷疑自己的判斷，甚至質疑手下戰士的忠誠度。虎星的背叛把她嚇壞了，這讓火心忍不住擔憂：萬一她知道這位被自己驅逐的副族長如今成了影族族長，會有什麼反應。

「很高興聽到她快好了。」霧足的聲音打斷了他的思緒。

火心抽動耳朵。「曲星好嗎？」他問，想要改變話題。當初河族族長允許雷族在他們的領土暫住時，似乎顯得有些虛弱，而今晚站在虎星身邊的他，看起來又比火心印象中的更蒼老。但也許這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：這位河族族長撐過了那場將族貓趕出領土的大洪水，以及河水被兩腳獸的垃圾污染而缺乏食物的處境；而灰紋鍾愛的銀流——就是曲星的女兒——她的死更是讓他悲慟不已。

「他沒事，」霧足說，「他最近是經歷了不少事，不過我更擔心灰池。」她轉而提起那位扶養她長大的貓。「她現在看來好老好老，我擔心她不久就會加入星族了。」

火心很想舔一下這位年輕的貓后安慰她，但他不確定河族貓是不是能接受別族的貓這麼做。除了灰池自己，就只有火心知道這位虛弱的河族長老，並不是霧足和她哥哥石毛的親生母親。他們還小的時候，父親橡心就把他們帶進河族，而灰池同意照顧他們。他們真正的母親是藍星。

火心對霧足低聲說了幾句同情的話，然後向她道別。他就是覺得藍星的祕密，會為他們兩族惹來麻煩。



## 第二章

逐

漸泛白的天際出現第一道曙光時，火心和他的戰士們回到雷族的營地。雖然火心明知會看到什麼，但當他抵達深谷頂端往下凝望這片飽受蹂躪的山谷時，仍然震驚萬分。那場大火把原本覆蓋在山谷上的金雀花和蕨叢燒得一乾二淨，營地上的泥土也裸露在外，外圍一圈燒得焦黑的棘叢殘壁，還是族貓修補營地時用樹枝撐起來的。

「還能變回從前那樣嗎？」沙暴來到火心身旁輕聲地問。

想到要將營地完全重建好還要花多少時間和力氣，一波疲憊就湧上火心的心頭。「一定可以的，」他向她保證，「我們以前也辛苦過，一定可以撐過去的。」他把臉往沙暴身上靠了靠，從她鼓勵的呼嚕聲中得到安慰，然後才帶頭走下深谷。

戰士們睡覺的樹叢還在，但用樹枝搭成的厚遮篷已被燒光，剩下零星的幾根枯枝，空隙

間夾雜著小枝梗。蕨毛蜷伏在裡面，長尾坐在育兒室門口守望，塵皮則在長老窩前來回走動。

火心和其他幾位戰士一現身，蕨毛就跳起來，然後才鬆了一口氣。「是你啊，」他欣慰地說，「我們整晚都在擔心虎爪會來。」

「現在你可以放心了，」火心說，「他根本忙得沒空理我們。他現在是影族的新族長，虎星。」

蕨毛震驚得目瞪口呆。「我的星族呀！」他驚呼，「怎麼可能！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火心轉頭看到長尾大步跑過空地，「我沒聽錯吧？」

「沒錯。」火心看得出這位虎斑戰士臉上的震驚，「虎星接管了影族。」

「他們讓他接管？」長尾說，「他們瘋了不成？」

「一點也沒瘋。」白風暴回答，走上前站到火心身邊。這位年長的戰士用腳掌扒著裸露的泥土，然後一屁股坐了下來，疲憊地嘆了口氣。剛穿過森林回來的他，濃密的白毛上沾了點點灰塵。「那場傳染病差點毀掉影族，他們亟需一位強而有力的族長。對他們而言，虎星一定是星族賞賜的禮物。」

「聽起來正是如此，」火心心情沉重地附和，「顯然星族傳了個預兆給鼻涕蟲，說影族將會出現一位偉大的族長。」

「但虎星是叛徒啊！」蕨毛抗議。

「影族又不知道。」火心提醒他。

這時其他貓也陸續出現：亮掌和疾掌從見習生窩跑來，塵皮跟暗紋的見習生蕨掌也走上

前；斑尾好奇地從育兒室裡往外張望。他們七嘴八舌地圍住火心發問，火心得提高音量才能讓大家聽見。

「大家聽好了，」他說，「我有事要宣布。」我還得跟藍星報告，他對自己說，要自己打起精神。「白風暴會把大集會上發生的事情告訴大家，」他繼續說，「然後我要組一支隊伍作黎明巡邏。」他遲疑地看著身邊的貓。每個戰士都累了，沒參加大集會的也都熬夜看守營地。

火心還來不及決定該派誰，塵皮就開口了：「交給我和灰掌吧。」

火心感激地點點頭。這位黑棕毛戰士對他一向不怎麼友善，對雷族卻很忠心，似乎也能接受副族長火心的權威。

「我也去。」鼠毛自告奮勇。

「還有我。」雲掌說。

聽到自己的見習生這麼說，火心發出讚賞的呼嚕聲。在妹妹的兒子被兩腳獸捉走又獲得營救的悲慘插曲之後，他很高興看到雲掌更勤奮地為雷族出力，也更投入族裡的生活。「那就由塵皮、鼠毛、雲掌和灰掌去吧，」他說，「其他人都去休息，待會兒還得作狩獵巡邏呢。」

「那你呢？」暗紋問。

火心深吸了一口氣。「我要去找藍星。」

藍星的窩在高聳岩下方，窩口的地衣簾幕也被燒光了；火心走近時，雷族的巫醫煤皮正巧走上空地。她停下來伸展身體，深灰色的毛凌亂不整。大火過後，她一直在照顧族貓，雖然一臉倦容，一雙藍眼睛仍神采奕奕。火心想起從前，勤奮的她曾是自己的見習生，後來卻被引到

轟雷路旁，掉入虎爪為藍星設下的陷阱。造成這位年輕母貓的腿再也不能伸直，當不成戰士，但她為雷族服務的熱忱卻從未稍減。

火心走向她。「藍星今天怎麼樣？」他低聲問。

煤掌回頭向族長窩擔憂地看了一眼。「她昨晚沒睡，」她回答，「我給她吃了能鎮靜神經的圓柏莓，只是不知道有沒有用。」

「我必須把大集會上發生的事告訴她，」火心說，「她聽了一定不會高興。」

煤皮眯起了眼。「發生什麼事了？」

火心盡量簡短地說完。

煤皮聽著，震驚得說不出話來，只是瞪大了那雙藍眼睛。「你想怎麼做？」火心說完後她問道。

「我也不能做什麼。何況，這對雷族可能是件好事。虎星已經得到他想要的了，運氣好的話，他可能為了整頓新族而忙得不可開交，根本沒時間理我們。」看到煤皮不太相信的神色，火心又急忙補充：「要選誰當族長是影族的事，我們只要守好邊界就行。但至少這一陣子，我認為虎星不會是太大的威脅。我比較擔心的反而是藍星對這件事的反應。」

「這只會讓她的情況更糟，」煤掌憂慮地說，「我只希望能找到對的藥草來幫助她。真希望黃牙在這裡。」

「我知道，」火心安慰地靠著煤掌身側，「放心，妳沒問題的，妳是個了不起的巫醫。」  
「我不只希望她在身邊，」煤掌的聲音變成痛苦的低語，「我好想她，火心！我一直在等

她說我連剛生下來的「小貓」都不如——至少在她讚美我時，我知道她是真心的。我需要她，火心——我需要聞到她、碰到她，還有聽到她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火心低聲說，對這隻老貓的回憶——湧上心頭，體內突然感覺一陣空虛。自從發現黃牙像隻無賴貓那樣住在雷族領土裡開始，他跟黃牙就一直很親近。「可是她現在跟星族在一起了。」

或許她終於得到了安寧，他想。回憶起黃牙語氣中的痛苦，臨死前對兒子碎尾仍念念不忘——她一直很在乎這個殘暴的兒子，即使他長大後並不知道她是自己的生母。但最後她卻殺了他，只為了拯救收容自己的雷族不受兒子的殘暴謀害。黃牙的痛苦結束了，火心卻無法想像自己會有停止思念她的一天。

「妳很快就要去高岩山了吧？」他提醒煤皮，「去跟其他巫醫會面？我想，到時候妳會覺得跟黃牙的距離其實很近。」

「也許你說得沒錯。」煤皮不再靠著他，「我現在就可以聽見黃牙的聲音，」她說：「妳站在那兒埋怨什麼？還有一大堆工作要做呢！」你去找藍星吧，我待會兒再去看她。」

「妳真的沒事嗎？」火心問。

「我沒事。」煤皮在他耳朵上迅速舔了一下。「火心，為了她，你要堅強起來，」她要求，「她從沒有像現在這麼需要你。」

火心看著這位巫醫一跛一跛地快步走遠後，轉身走向藍星的窩。他深深吸了一口氣，打了聲招呼，從曾經長有地衣的空隙中踏了進去。